

刊名创意:王蒙 刊名题写:沈鹏

本刊主编:姜锦铭

值班责编:刘小草 李牧鸣

邮箱:worthreading01@163.com 电话:(010)88051377



~中国人的喜酒~

今世缘 特约刊登

~今世有缘 相伴永远~



舟曲重生

2010年8月8日,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,一场特大山

洪泥石流重创县城,吞噬生命。如今,贫困帽已摘,舟曲人、舟曲县城已从伤痛和灾难中重生

十年来,舟曲如何在被称为“地质灾害博物馆”的土地上重建家园,又如何守护好家园?

本报记者谭飞、张钦、文静

甘肃舟曲“8·8”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纪念馆内,有一面挂满儿童绘画的“梦之墙”,孩子们笔下的未来家园,是一座可以飞上云层的“天空之城”,不会发生地震;房子长着翅膀,再也不用担心滑坡、泥石流突然来袭。

2010年8月8日,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,一场特大山洪泥石流重创县城,吞噬生命。

十年来,舟曲如何在被称为“地质灾害博物馆”的土地上重建家园,又如何守护好家园?

记者最近来到舟曲,看到贫困帽已摘,舟曲人、舟曲县城已从伤痛和灾难中重生。

泉城新生

一夜夏雨过后,63岁的薛育英早早起床,提桶出门打泉水。

虽然搬上楼房已近8年,但打泉水已经成为他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“用清泉泡茶煮美,煮饭饭香。”他说。

薛育英是舟曲县城关镇月圆村人。十年前,也是深夜暴雨之后,约180万立方米泥石流从舟曲县城北部的三眼峪、罗家峪涌出,堵塞白龙江,形成堰塞湖,众多鲜活的生命被吞噬,舟曲县城遭受重创。

舟曲因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震惊世界。

可在,在薛育英眼中,甘冽的清泉、一城的烟火、浓郁的市井气息,才是家园的本色。

其实,舟曲和济南有同一个别名:泉城。相传,舟曲城内曾有99眼泉,比济南还多。如今,县城还有好几眼泉汩汩冒水。不少人仍到泉边洗菜、淘米、打泉水。

十年前,三眼峪是重灾区。《舟曲县志》记载,三眼峪的泉水,曾“冲激浩瀚,穿城而过,入白龙江。近城田地,赖此灌溉”。

在舟曲人的记忆中,这里的水就一个字:甜。

薛育英打水的地点,就是三眼峪。雨后,翠峰山白云环绕。山下,三眼峪草木葱茏,露湿衣裳,寂静可听风声。他熟练地将两个容量5升的塑料桶埋进水中,清水发出“汨汨”的声音,很快就注满了小桶。

对薛育英来说,三眼峪再熟悉不过。以前,月圆村就坐落在这里。儿时,叮咚泉水就从他家门前流过。

然而,十年前,在那场特大山洪泥石流中,月圆村遭受灭顶之灾。全村80多户人,灾后仅存53户。

那天晚上,薛育英在山上帮人盖房没回家,大儿子薛新荣在西安打工,也幸免于难。然而,薛家三位亲人不幸罹难,几十年的心血一夜间化为乌有,突如其来的生活重创,让薛育英父子撕心裂肺、痛不欲生,一度对生活丧失了信心。

岂止是薛家父子,一切经历过大灾的人们,何尝不对“家园”二字五味杂陈?灾后不久,一对小兄妹曾告诉记者,他们眼中的家乡是灰色的。一些孩子立下志向:好好学习,考出大山,离开家乡。

重建家园,从重燃生活的希望开始。

灾后,舟曲县城自来水供水不正常,接泉水成为家家户户的日常。可是,谁也记不得泉水的味道,也没有心思品尝。许多舟曲人至今铭记在心中的,是“一方有难、八方支援”的温暖。大爱之下,舟曲人走出了阴影,重新面对生活。

灾后,薛育英一家穿的衣服、用的碗筷,以及其他生活用品,都来自民政救济。2013年,他们搬入灾后重建集中安置小区,分到一套8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。

在灾后重建小额信贷的支持下,薛新荣先开了一家小餐馆,后来开起火锅店,承包了县城青峰大酒店的餐饮部。如今,他成为月圆村十多位老板中的一员。

甘南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舟曲县委书记石华雄说,在灾后重建中,国家累计投资逾52亿元,不仅帮助舟曲迅速走出困境、重建家园,还使舟曲县城的基础设施水平向前推进了二三十年。

舟曲地处青藏高原边缘,是我国滑坡、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发易发区。这十年间,舟曲除了“8·8”特大山洪泥石流外,还遭遇2018年“7·12”江顶崖山体滑坡等多次滑坡。全县普查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多达191处。

“必须坚持底线思维,筑牢防灾减灾的底板,守牢生态保护的红线。”经历大灾之后,舟曲人对家园重建有了更深刻的体悟。

十年来,舟曲县大力开展防灾减灾工作。全县重要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上,都安装了技术监测设备。群防群测空前加强,村村都有预警员。

为了疏解山城人口,峰迭新区拔地而起,舟曲



▲7月15日拍摄的舟曲县新县城(无人机照片)。本报记者杜哲宇摄



▲7月18日在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纪念馆拍摄的一幅小朋友的画作。本报记者杜哲宇摄



▲7月15日,打篮球的少年经过舟曲县老县城的一条步行街。本报记者杜哲宇摄

植树20年,盈亏大致相抵,为啥没有赚到钱?

荒山变绿不易,绿变金子更难。舟曲人有着坚韧不拔的“背篓精神”,但如果找不到“新背篓”来承载这种精神,就很难摆脱靠山吃山、越吃越穷的贫困魔咒。

过去三年,作为一个会作曲的90后农民、一个斜杠青年,王磊头脑大开,干了许多父辈想不到的事。

他发现养鸡成本高、利润空间小,就抓科技养鸡,建起一个半自动的蛋鸡舍,单日最高可产蛋1.8万枚,全部操作却只需一个劳动力。

他发现鸡蛋销路窄、卖不远,就开办电商公司,玩起直播带货,由他代言的土鸡蛋很快就爆单了。

核桃林产量高,但核桃销售成本高、利润薄。他便和一家企业合作,从核桃的果皮中提取植物色素,做染发剂。

如今,王磊的合作社吸纳了37户精准扶贫帮扶对象共同发展,在一条集种植、养殖、加工、销售为一体的林下循环产业链上,大家共同背上了“金背篓”。

像王磊父子两代“背篓、换穷业”的故事,在舟曲还有很多。作为“三区三州”深度贫困地区,舟曲贫困发生率已从2013年的29%降到2019年底的0.83%。今年2月,舟曲县实现脱贫摘帽。

舟曲县县长郭子文说,这几年,舟曲县下大力气补齐深度贫困这块短板,在传承背篓精神的同时,探索绿色发展新方式,让百姓换下“旧背篓”,背上“绿背篓”“金背篓”。

这十年间,舟曲县下定决心封山禁牧,全县一纸禁令,累计淘汰了9.6万多只土山羊。与此同时,绿色农业、循环农业蓬勃发展,从林藏鸡、中华土蜂、舍饲养殖的黑土猪存栏量分别达到105.2万只、4.8万箱和4.92万头。乡村旅游方兴未艾,2019年全县接待游客145万余人次。

昔日,为了采到“林中之金”羊肚菌,人们不惜进山涉险。如今,羊肚菌已可人工种植,亩均产值两万余元,相当于种了25亩小麦。

在果耶镇,昔日土山羊连草带根“吃绿”,吃一片,荒一片;羊吃荒一片,人就跟在后面开荒一片。山秃了,水害多了,但人并没富。

从2017年起,果耶镇一手抓土山羊淘汰,一手抓舍饲养殖。随着养蜂的“甜蜜事业”发展起来,镇里又顺势引导将曾经的开荒地重新种上树和花草,既扩蜜源,又护生态。

村民张国庆卖掉土山羊,养了40多只鹿,每年毛收入140余万元。随着家中鹿群不断扩大,昔日被土山羊“逼”走的野鹿又回来了。在他家鹿场附近,经常有野鹿探头探脑,呦呦而鸣。

这十年,舟曲县力行“七改”,引导千家万户改圈、改厨、改厕、改房、改院、改炕、改生活陋习。在

美化人居环境的同时,拔掉因病致贫返贫的穷根。

山还是这山,水还是这水。背篓依然是舟曲藏汉各族群众眼中的“贴心人”。为了让目不识丁的老人一眼看懂扶贫政策,她特地设计了扶贫政策漫画图解。她殉职后,许多干部和贫困群众跑来送她最后一程。

这其中就有薛代花。薛代花是博峪镇卧欧诺村党支部书记。提起张小娟,她的的眼眶就红了。

薛代花是村里第一个女村支书。上任之初,全村轰动:一个女人咋会成为当家人,能不能当好这个家?

在薛代花的带领下,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,党员带头发展“甜蜜事业”,养殖土蜂脱贫致富。

几年下来,土蜂养殖好不容易成了规模,麻烦来了:蜂蜜产了好几吨,但就是卖不动。

薛代花急哭了,找张小娟诉苦。虽然张小娟是县里的领导,薛代花只是村干部,但她认识,张小娟就叫她“代花姐”。

张小娟不仅宽慰她,还帮她找销路,联系在北京的同学,帮薛代花设计礼盒包装。张小娟又帮薛代花设计“博峪蜂蜜”的商标,鼓励她成立公司、注册商标,一步一步进入正轨。

如今,舟曲县博峪纹党花蜂业有限公司年产蜂蜜40多吨,卧欧诺村已经整体脱贫。这种“党支部领办合作社、产业链上搞党建”的扶贫方式,也在舟曲县全面推开。

薪火传承,爝火不息。从“党员先上”到“党建引领”,红色始终是舟曲最热烈、最温暖的颜色。

十年前,一大批舟曲青年主动奔赴抢险救灾一线。他们中的不少人,急公好义、能力突出,成为舟曲的能人、好人。

更多的舟曲人对家国情怀感同身受。在他们看来:国就是家,家就是国;唯有“同舟”共济,才能坚强不“曲”。

2018年,舟曲县南峪乡江顶崖发生山体滑坡,阻塞白龙江形成堰塞体,危及南一村、南二村部分临江群众生命安全。全村党员戴上“共产党员”的红袖章,维持秩序,各家都出人出力,齐心抢险。

南峪乡党委书记张丽荣至今难忘:灾后,乡党委决定征用山腰上的耕地,建立临时安置点,安置部分临江居住、家中进水的群众。不等干部上门动员,村民们挥动镰刀,割倒了自家地里一人高的玉米,让出耕地搭帐篷。

十年前,舟曲县城红旗飘扬,家家户户悬挂国旗,向祖国致敬,向八方援手致谢。

如今,舟曲城乡,村村红旗飘扬。悬挂国旗已经成为许多舟曲人的习惯。因为在许多舟曲人看来,感恩最可贵,国旗最吉祥。(参与记者:张睿、张智敏、杜哲宇)